



诗刊文库
SHI KAN WEN KU

指尖上的童年

ZHI JIAN SHANG DE TONG NIAN

十
何

对于你们在大地上所爱之人
我如月中不感到光亮
对于你们在大地上所憎恶之人
我如月中不感到黑暗
对于日月星辰
你指给我唱歌
对于日月星辰
你指给我唱歌

作家出版社

ZHI JIAN SHANG DE TONG NIAN

指尖上的童年

李 杨

目 录

自序

一、指尖上的童年

对于你们在大地上所爱之人

我用心感受阳光

对于你们在大地上所憎恶之人

我用心感受黑暗

对于日月

你摧毁我咽喉

对于日月也如此

你摧毁我咽喉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指尖上的童年/老柯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4

(诗刊文库. 诗刊社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7 - 0

I. 指… II. 老… III. 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160 号

指尖上的童年

作者: 老 柯

责任编辑: 李明宇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0 × 202

印张: 9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7 - 0

总定价: 180.00 元 (本册: 20.00 元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诗者，兴也。

子曰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”则诗之能事备矣。然则何为诗之第一要义耶？以吾观之，是为兴也。

朱子曰：“兴者，起兴也。”在作者则言兴趣，在作品则言兴象，在受者则言兴会。无论兴趣、兴象、兴会。一言以蔽之，则曰起兴。朱子之言虽简，朱子之言不诬也。

然则兴之志趣大矣，兴之能事广矣。非徒诗之本在于兴，书画乐舞以至影视戏曲之本皆在乎兴。艺术者，惟兴而已。

是故书兴书，画兴画，乐兴曰，舞兴舞。兴象不一，在兴则一。是故毛诗序云：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；此一之谓也。是故孔子言诗，亦言乐画，嵇中散人怀广陵散而咏手挥五弦，

是故苏子旷达，棋琴书画无所羁绊，板桥亦无所不浸，太白亦留情翰墨，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西河而草书大进，韩吏部观石鼓文而文思益壮。大抵万象成流，一兴而百会，一溢而莫难百进也。所当虑者，唯在年岁与性情之不与入尔。

凡诗之始得之必有兴，是曰兴趣，柏拉图言狂迷，伊安篇言灵感，即言此兴；凡诗之终受之亦必有兴，是曰兴会，戏曲欣赏言共鸣，亚里斯多德言净化，即言此兴。柯勒律治梦中作《忽必烈汗》，得之于灵感，张长史以头染墨书草字，成之于狂迷，有灵感狂迷之兴，始有创作。黛玉闻《西厢》而心醉神摇，是为共鸣，少保集杜字而谓己出，是为净化，有共鸣净化之兴，始有鉴赏。

天地万物梨然有当于人心者，在兴则一。然则何者为一，是颇难言。《尚书·尧典》曰诗言志，西方苏珊·朗格言情感之符号，欲强解之，求之历史，二者或可差强近意，然深究之，又汗漫莫辨矣。

兴者，莫先乎兴志趣。夫子望川而叹曰逝者如斯，孟德观海而叹曰水何澹澹，此皆千古临水之兴也。之涣登鹳雀楼而穷千里之目，子昂登幽州台而歌天地之悠悠，老杜登泰山而览众山皆小，此皆千古登高之兴也。故南史氏志于侯人，遂开千古兴情之作，屈平志于离忧，遂开千古忧国之作。安石高卧东山，陶潜悠然南山，王维恬然辋川，子厚怡于永州，皆欲有志

于兴趣，不欲冥灭于万物者也。尚书曰诗言志，刘歆七略曰诗以言情，严羽曰，盛唐之诗，唯在兴趣，虽曰有志趣与情之别，然考其大略，其实相通也。

一日而有三兴，曰志，曰情，曰趣。

上古言志，降而言情，降而言趣。大抵言情则太实，言趣则太虚，不若言志之不偏不倚，得之中和。然言志亦有所损益，以当今之势，则颇重言情一说，斯亦见之于西方。

鲁迅云：创作总根于情。是古之志，今之情也乎？故兴莫亦不根乎情。

艺术乃激情之符号，创作总根于激情。

诗之无兴，莫如毋作，诗之未兴，亦如未读。所谓诗性，亦即诗兴也。诗之兴者，倏然而来，倏然而去，哗然恍然，有如神谕，故不可以力强之，然而可以养助之。昔者五柳先生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，是养兴也。二八女郎执月牙板歌柳七词，关西大汉据铜琵琶唱东坡句，是助兴也。

古人尝言养气，然不若吾拈出之养兴。养气者，是为人生计也，养兴者，是为艺术计也。

兴有可养焉，大致在二途，曰读万卷书，曰行万里路。而古人犹重行路。故放翁说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，又说功夫在诗外。故司马迁游名山大川，文章遂有奇气。至若李太白、杜子美，挟英伟之才，养浩然之气，年少即读书破万卷，青年又壮游万里路，故是诗兴海涌，后世莫复能比。大抵善养兴者则兴多，恶养兴者则兴乏。子美忆昔潼关诗兴多，其诗兴至晚岁而不少衰，是善养兴者也。江淹年少天才，而梦笔后自言才尽，是恶养兴者也。善养兴者兴不难养而溢，恶养兴者兴容易渐而衰，后世作者，常急于事功，而疏于养兴，吾常恐其离江郎才尽之日不远矣。

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张旭三杯草圣传，陶潜偶有佳酒，无夕不倾，顾影独尽，悠然复醉，孟德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，以是观之，则遣兴莫如酒。

养兴，助兴，诗之涵泳功夫也。遣兴，即兴，诗之创作功夫也。

创作之上之上者，曰即兴，其次，则曰遣兴。遣兴之佳者，万象神驰，兴神满怀，可追即兴，遣兴之劣者，不免蹙眉戚首，搜肠刮肚，斯已下矣。然而遣兴既已不免于勉强，世人尤趋之若鹜者，何也？盖一朝即兴，十载养兴，养兴之难也。

善读诗者，必亦善助兴也。王处仲读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以铁如意击唾壶，壶中尽缺，善助兴者也。深知艺者，亦必深助兴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

歌，荆元弹琴，于老者焚一炉好香，深助兴者也。

大抵魏晋诗多即兴，唐诗多遣兴，宋诗多造兴。故启功尝言，魏晋诗是长出来的，唐诗是酿出来的，宋诗是想出来的。然宋亦有善遣兴而入唐者，东坡、放翁是也；唐亦有多造兴而入宋者，韩孟、贾岛之辈是也。求之一律，固不可也。

维即兴，妙在感发无端，然易芜杂。维遣兴，则感发必中，然味渐薄。维造兴，兴象渐奇，然多匠理之工。

夫兴若风之起于青蘋之末，不可遏抑，而充塞天地，又若水之决堤，不可遏抑，而一泄千里。故大诗人之兴，其酝酿也必久，其遏抑也必深，其愤而不通者必也广莫。孟德横朔赋诗，故遏于世积乱离，风衰俗变；项籍垓下怨歌，故遏于霸王受辱，人生末路；高祖还沛，纵酒，击筑，起舞，为大风歌，盖遏于鸟尽弓藏，天下英雄萧散；为戚夫人歌鸿鹄，泪数行下，盖遏于气力渐衰，难治骨肉相残。冯谖弹铗而歌，吐其一身傲气，荆轲易水诀别，尽愤一世侠勇，而杜子作北征，太白歌鸟道，亦皆通其遏抑，而彰显其兴豪者也。

古之风人，亦颇知遏抑之理，故孔子有云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退之有云：太凡物不得其平则鸣。欧阳文忠有云：文穷而后工。

当其未启时，如梗在喉，此遏抑也；比其启时，如江河日下，此兴也。

艺术之本者，兴也。尽兴，莫若象也。是以古人有兴象之论。诗有诗象，书有书象，画有画象，乐有乐象，舞有舞象，艺术之流，其惟兴象也乎？凡艺之高下长短相较者，率皆在兴象之达与不达乎？兴象之论，其意泛而广，其旨微而深，其真切处见艺术之骨，其飘扬处显艺术之神，求之西方辩论艺术者，鲜有能配。苏珊·朗格言艺术符号，或可稍一为之作注，荣格言原始意象，则颇偏狭游离，至于艾略特言客观关联物，浮浅不及远甚矣。

诗兴其曼妙难言矣，然其方物，必以象，为诗者必妙挾象以尽兴，知诗者亦必妙求象以尽兴，挾象方能兴趣，求象方能兴味，凡一诗之高下长短相倾者，率皆在其兴象之高下长短远近尽兴者欤。故夫子之兴，方之凤麟，庄生之兴，取之鲲鹏，渊明之兴，风之秋菊，孟德之兴，伏之老骥，相思比翼之兴，莫妙乎红豆化蝶，洁身自爱之兴，莫擅乎秋莲春竹，遗别惜友之兴，莫昭乎阳关折柳，思家去国之兴，莫浓乎中秋望月。而诗三百，虽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，然体其兴象万千、神会无方之境，终难以一言蔽之也。

兴象、意象、意境、境界，皆言作品之象，其间细微，实可拟出中国诗论之一脉。

兴象，意象判然有别。兴象若艺术符号，意象则为艺术中之符号。兴象乃意象之系统，其本在兴，浑一，感发；意象则降一级别，稳定，约成。由兴象至意象，乃中国诗论由粗放入精微之关捩。

意象、意境、境界之渐次衍替，成一轨迹，可视为古人对兴象之重新体认过程。意象作为艺术中之符号，颇似于原型，鱼表繁殖，水示生命，落叶寓凋零，画船呈雍华，一经道出，了无余意，实难比兴象之丰富复杂，余味可玩，故唐人遂讲言外之言，象外之象，意图补救其阙。后乃言意境，则已视意境为有别于意象之整体系统。至王国维，去意添界，拈出境界二字言诗之浑一品质，实已返兴象本意。

境界者，兴境也。兴象浑沦，故有境界。

兴之至境者，若有神，若醉，是之谓神醉。神醉之境，非天才不能窥至。艺至神醉，遂能为天下表率。古埃及狮身人面，古希腊神话雕塑，文艺复兴美术，盛唐诗书，常能兴神醉，斯当为天下艺术之表率。

兴象有厚薄，关乎性情、涵泳功夫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兴之厚者也；驾虹霓，乘赤云，兴象之薄者也。南湖秋水夜无烟，兴象之厚者也；日照香炉生紫烟，兴象之薄者也。陶潜之《时运》四章，兴象之厚者也；之《劝农》八章，兴象

之薄者也。兴象之厚者，即如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只一句，亦足以沁人心脾，感发人情，兴象薄者，即如道德经洋洋五千言，乾隆诗浩浩四万首，亦难以动人心之一厘一毫。

兴象厚者兴味必浓，兴象薄者兴味必淡，诗之高下可以兴象之厚薄判，亦可以兴味之浓淡判。白乐天有原上草之兴，故居大不难，刘禹锡有潮打空城之兴，故使后世诗人莫复措词，崔颢居黄鹤之兴，故使太白搁笔，皆因兴之厚者也。

诗有兴象，可以观志。自嗟不及波中叶，宫女志也，采菊东篱下，隐士志也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霸王志也，东临碣石，帝王志也，春天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，又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，此皆故国枭雄之志也。靖康耻，是忠士志也，出师未捷，是志士志也，忽见陌头，是女儿志也，知否兴风，是舔父志也，学语未成音，是慈父志也，青青翠竹郁郁黄花，是清静禅者之志也，不敢妄为些子事，只因曾读数行事，严霜烈日皆经过，次第春风到草庐，是笃定从容，恬淡君子之志也。

穹庐一曲，兴象浑沦，可以想象歌者当时之豪兴。西洲一曲，兴象精微，可以想见当时歌者之雅兴。

佛事至中国，必以香火庙宇，佛像梵音，经书壁画，布施讲习，皆兴象之谓也。尤若基督之传托以礼拜，施洗、壁画，

唱诗、讲习也。

习克知诗，善广兴象。有客自远方来问诗，曰池塘生春草，曰野渡无人舟自横，曰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凡三问，俱不答，但有三笑。

兴象之要妙简易，以无胜有，以不足胜有余，至矣！近世西方惟庞德能深识之。其经典之作《地铁车站》仅以两句：

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；

湿漉漉的黑树枝头上花瓣数点。

其对佛灵特之《天鹅》繁削简删，使69行仅成12行：

在荷荫之下，

在洒满荆豆花、丁香花

金黄、蓝紫、褐红色的河水里

鱼儿颤抖

飘浮穿过冷绿的落叶，

银色的漪波，

天鹅的古铜色的颈和嘴

弯向黑色的深水

它缓缓游向拱桥下。

天鹅游向桥洞的暗处

游向我的悲哀深处的暗洞

它带来一朵白玫瑰，一团白火焰。

其对艾略特《荒原》更是大刀阔斧，删削过半。然而皆

能一一使成绝唱。

剪纸彩花，何有生气，死之蛟龙，何有趣味，诗味以鲜为贵，必于兴象中求之方可，故兴象尚新。西方人讲陌生化，即是此理。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兴象已陈，故诗味已陈；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兴象尤新，故诗味犹鲜。

兴象尚新，非徒意象尚新也。长吉、梦窗，皆擅翻新意象，然长吉尚不忘新其兴象，梦窗师长吉，然徒知翻刻意象，于兴象多所未顾，陈兴重重，是以为后世诟疾。齐梁、西昆、江西之劣者，多在此病。谢灵运虽擅山水之宗，然考其制作，意象甚多而兴象甚寡，恐亦不免于此恶。

兴象如梧桐一叶，妙在感发，故常有韵、有味、能隐。韵、味、隐秀，皆言象外之象，言外之意，有如意之谓也，是必于兴会之后方可知之。

知诗者，必作意兴会，故常歌、咏、唱、叹、吟、诵、讽、读，以发诗之兴象，辨诗之韵味、隐秀。至能兴领神会，方为悟诗之妙。

意象守旧者，尚可与言诗；兴象守旧者，难与言诗矣！唯大诗人能兴象意象并新。

人而无兴，必至寂灭，故诗而无兴，可以杀人！

乐始于词尽，故有以乐言兴会者，曰韵。

味始于食尽，故有以味言兴会者，曰兴味。

禅始于顿悟，故古人又常以禅言诗。

故昔人云，辨乎味，然后可以言诗。

故昔人云，辨乎韵，然后可以言诗。

故亦可以云：辨乎禅，然后可以言诗。

诚斋之体甘而能鲜，故能免俗；渊明之诗苦能回甘，故使人不厌。太白如荔枝，甘而极鲜，然百首之外其味易尽；老杜如橄榄，有味然而涩，故十首之内其味难言。

大概西方诗如击鼓，中国诗如弹琴，击鼓则声重，弹琴则韵远。

韵深，味长，隐秀之极者，曰妙。

绝妙，则曰神、醉。

妙者，玄也，尚有一、二思理可寻，神醉者，绝妙也，玄之又玄，其迹难求矣。

兴会亦有境界也。韵味、隐秀，兴之常境也；妙，兴之化

境也，神醉，兴之至境也。从此亦可以定兴象之境界也。

诗有诗品，画有画品，是必辨乎味然后可以定。品者，品于味，辨乎兴会之长短、高下、厚薄也。昔者庾肩吾有《书品》，分书为上之上，上之中，上之上，中之上，中之中，中之下，下之上，下之中，下之下者九品；司空图有《诗品》，分诗为雄浑、冲淡、纤秣、沉着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炼、劲健、绮丽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缜密、疏野、清奇委曲、实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诣、飘逸、旷达、流动者二十四品；是真能辨乎味者也。然所分愈细，则不实处必愈多，指称愈实，则穿凿处必愈烈。盖兴会洋洋，即诗艺之质，强以理附会，其中诬者实难也哉。

以品位论艺，则有常品、妙品、神品之别。《古诗四贴》，神品也；《诸上座帖》，妙品也；《黄卓草书李白诗册》，常品也。《赤鞈歌》、《茱萸》，神品也；《鸟鸣涧》、《黄鹤楼》，妙品也；《回乡偶书》、《常干曲》，常品也。同是送别，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差强神品矣，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差强妙品矣，《赠汪伦》，则为常品。同是咏怀，阮籍之咏怀八十二首便似神品；陈子昂之感遇三十八首便似妙品，而阮籍之另咏怀十三首四言便是常品。

以兴象论，太白子美之佳者，能至神境，东坡稼轩之佳者，多至妙境。

诗者，兴也；然大抵亦观也，亦群也，亦怨也，亦事父也，亦事君也，亦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也。子亦不废识观群怨也。中国之诗，虽佳者必在兴，然亦多呈识、观、群、怨，故韩子言文以载道，虽失之偏颇，却亦并非全无道理。而西方人尤重于识。柏拉图缔理想国，逐诗人于国门之外，黑格尔讲美学，曰艺术必归于灭亡，岂非重识之极者哉！然兴象终于焕然而自立，奥古斯丁虽极构艺术之罪名，终难逃兴象之乐，康德虽极重于理性法则，终不免僻华境于审美，而佛教、基督、伊斯兰、儒法道墨竟皆托兴象以传，岂不发人深省者欤？子言君子，常借诗书之兴，而后文质彬彬，尽善尽美。天下于文艺识见多矣，然而未有若夫子所道如是深远也。

目 录

自序	1
----	---

一、指尖上的童年

指尖上的童年	2
安琪儿	3
香龕	4
晨曦	5
前缘	6
乡村即景	7
今夜，我要越过波光潋潋的田野	8
底片	9
雨市霓虹	10
民歌	11
阿夕婆	13
心愿	14
新语四则	16
凉风吹灭灯的时候	18